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〇五二號　今日出版一中張　發行人　潘梓年

英美會談：救濟法國糧荒
美援盡力促成英法諒解

（中央社倫敦十六日哈瓦斯電）英外交界已接到美國務院之通知……美大使館……法國糧食問題……英國政府可在下開條件之下……（一）切實保證所有運往法國之食品，不致被德國所徵用……（二）法國政府須保證……

日本國內外人民正努力反戰工作
日反戰同志坂本秀夫之談話

（中央社桂林十五日電）美記者柏特，頃由晉抵桂……

晉東南反「掃蕩」戰
我軍收復陵川城
中條山北仍在絳縣一帶對峙
皖中克無爲沿江擊沉二寇艦

（中央社洛陽十六日電）分路進犯晉東南陵川之敵，經我節節阻擊，敵損失極重，十二日晚，各路事先預定部署，大舉向敵反攻，經徹夜之激戰，繼以肉搏，卒將竄入陵川之敵擊潰，陵川當爲我克復，殘敵紛向壺關、長治一帶回竄，我軍正向敵跟蹤追擊中。……

羅斯福演說
中國可獲美援助
參院辯論援英經費案
政府將實施造船計劃

（中央社華盛頓十五日合眾電）羅斯福今晚九時在白宮發表廣播演說，謂：「美國已開始以軍火源源援助英國及其他反侵略之國家。」……「中國要求美國予以援助，美國當明白說明中國可獲吾人之援助。」……

英方承認：
英軍雲集希臘
希特勒昨日發表演說
德原則同意南不入盟

從達達尼爾到尼羅河
英國樹立屏障
擋住德國近東進路
交戰國爭奪法國屬領日亟

吊唁湯姆·曼
季米特洛夫同志電

中共中央唁電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松岡過哈爾濱
日美爭奪越南橡皮
總拓務省積極培植南進「人才」

美國貿易
對日輸出銳減
對英輸出增加

蘇聯雜誌分析：
澳紐戰略地位
兩國準備與美密切合作，但亦準備在經濟上對日讓步，以圖避免目前與日作戰

敵機襲贛

川慰勞團抵鄂北勞軍

振濟粵南災黎
蔣委員長撥款百萬

南寧日報改爲桂南日報

哀悼文化戰士
各界昨追悼孫寒冰

渝開始疏散人口
前日起擴大宣傳
無居住證者將強迫封門

渝衛戍總部紀念二週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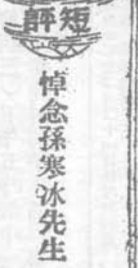
准購戰時公債銀行存款撥購

農政會議昨開審查會

新聞學會昨舉行成立會

簡訊

國內　本市　國際




短評
悼念孫寒冰先生

孫寒冰先生逝世將近一年了……孫先生之死，是中國文化界一大損失……

一個俘虜的故事

王向立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晉察冀軍區不斷接遊擊支隊得到了娘子關附近一個區公所的報告：日本的一個宣撫班和一隊警備隊來到那裏。當地民衆要求迅速撲滅了他們。

軍區子弟兵的一個排出發了。娘子關的天險，對于他們已經不算生疏。兩年多來，他們穿插在正太路上，隱現在娘子關的綿綿的山徑上，這差不多已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而這區公所，更是他們時常出沒的地方，用不着老百姓帶路，他們踏着蒼茫的暮色前進了。

行軍是疲勞的，我們得到了休息的機會自然應該盡情的歡愉。玩吧！快樂吧！在警備隊旁邊的屋子裏，翻譯官彭錦寧（台灣人）正和三個漢奸在興高彩烈的打麻將，他們的靈魂都被它勾引去了。而宣撫班長呢，卻在隔壁房子的床上，舒舒服服的躺着。

也許是日軍的寬縱吧？也許是他們的疏忽吧？……總之，子弟兵是那麼容易的，不受一點阻礙的就跳過牆頭，跑到這院子去了。像開玩笑似的，一個戰士摸上去把那個穿得比較威武的人的咽喉嚨住了，翻譯官這時他的心都沉靜在麻將裏，連忙說道：

「幹什麼！幹什麼！」笑哈哈的。

而當他掙扎過來，眼看着在他面前的士兵是穿着草綠色軍服的游擊隊的時候，他的笑容才慘然的暗淡下去了。

「宣撫班長在那裏了」

他指着隔壁的房子。

從隔壁房子打過來兩聲槍響，宣撫班長似乎已經感覺到危機的到來，他的手槍裝上了子彈要來抗拒自己的敵人。可是，命運已經注定了的，在槍聲中，將門閉處，透過了十多個游擊隊員。

他，宣撫班長浦田好雄和翻譯官和幾個漢奸都被綑起來了。

游擊隊牽領着他們離開了這個屋子走到街上去。天色是異常黑暗的，但在陰暗中還依稀可以看見來往的行人。一個日本哨兵直目的注視着這一羣人，而當他們走近來離他二三十米達的時候，他卻突然的「向後轉」，裝作了無我事的樣子。他們迴避了他，不經過他的面前而從別的道路溜去了。

這就是俘虜宣撫班長的故事。奇怪嗎？好像是不可思議似的。兩年來的戰爭削弱了日本軍隊的戰鬥力，使他內部長官和士兵的矛盾尖銳化起來，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看見自己的長官被俘而不救嗎？

這中國人也會不大相信這件事，何況是外國人呢？

北平燕京大學的兩位外國教授，在到重慶去的路程中，決定經過軍區，作短時期的考察。讀過西洋史，還找不到這樣的前例：一支龐大的軍隊能在敵人的後方勝利的活動着，而且建立了廣闊的根據地。晉察冀×區在津浦、平綏、同蒲、正太四大鐵路之間，面積十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二百萬，威脅着敵人的大城市而敵人對之無可奈何，這樣的事實無疑的引起了他們莫大的興趣。他們和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先生談了一整天的話，問及軍區的各種設施，而最後談話漸漸的引導到日軍的厭戰和他們內部官長矛盾上面去了。

舒主任說了上面這個故事。他們半信半疑。

第二天，他們一同去找浦田好雄。這宣撫班長，最初到政治部時是那麼驕傲驕橫，使人覺到一種無法可親之感。而在軍區日久，在敵工工作人員的教育改造裏，在特別的優待中，他才漸漸醒悟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的掠奪性和前途的渺茫。他是一天一天的活潑起來了，他談論着日本國內的困難以及其他的一切。而這一天，當他面對着兩位異邦人（！）的時候，狹隘的自尊心又突然的高昂起來，對於他們的發問，只是粗魯的應對着。經過了敵工部的人們多方耐心的解釋，他才平靜下來，回答着他們的問題。

談話為轉移到他身上來了。他們詢問他被俘的經過。

「為什麼一百多警備隊聽見槍聲而不出來援救呢？」外國教授好奇的問道。

「大概他們沒有聽見吧。」

「你以為他們就住在旁邊也會聽不見嗎？」

「那，……那我就不知道了。」

沉默了一陣。

外國教授又重新提出他們的疑惑：「為什麼那個哨兵看見你被俘而不救你呢？」

「大概他沒有看見吧。」

「你以為他的突然向後轉，是因為沒有看見嗎？」

「那，……那我就不知道了。」

他顯然對於這些問題已經感到厭倦。

試看這的證據吧！？

當問，他自身知道的，在不熟他個人而像一般的日本軍隊的時候，他都忍不了官長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實。

「我們可以把這件事情發表出去嗎？」外國教授要求着。

「不，不要發表。」

「不寫你的名字可以嗎？」

「日本軍隊的組織非常嚴密，一寫地點日期他們就會曉得的，他們知道我被俘的」。

「那麼，我們不寫這些，只說這『故事』，可以嗎？」

他勉強的同意了。

兩個多月之後，軍區聶司令員和舒主任意外的收到這樣的一封信：

「今天冒昧的，突然的和你兩位談幾句話。

「自一九三七年七七戰爭爆發以來，本是同文同種的朋友，忽成誓不兩立的敵人，這是一件遺憾的事。……我現在雖是你們的敵人，可是從私人上說，仍是國際朋友。今天，我站在私人的立場和國際朋友的資格，和二位談一件事情：

「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娘子關有浦田好雄彭錦寧二宣撫官，被貴軍拉走，現在當然引導到貴政治部了。

「在戰爭中，人的犧牲本是很多，這兩個人即被拉走，也當然算是為公犧牲，本無營救的必要，母奈浦田好雄先生和個人是知己朋友，他家中雙親，只此一個獨子。今聞被拉走，雖知貴軍不會傷他生命，但總無歸期，十分關心，所以特請貴軍將他釋回，不但他自己感德，就是我個人都是非常感激之事，如能允許所求，我個人可捐二千元的獎金，贈送貴軍傷病兵士，以表謝意。……」

信尾，他開了一個通信地址：溫塘街（屬河北平山縣）宣撫班。署名：宣撫清一郎。

這封信當然到了浦田好雄的手中了。敵工部的人們問他：

「你願意回去嗎？」

「願意。」

但這時候（九月），偉大的百團大戰已經開始了。戰爭激烈的進行着。偉大的陣地爆破戰（這戰鬥從來殲滅敵的二千人）正在進行着。

「現在正在作戰，怎麼樣呢？」

「那，……那麼，戰鬥之後才回去吧。」他說。停了一會，他好像總有點不大放心似的，問道：「一定讓我回去嗎？」

「一定的。」

他滿意了。他寫信給宣撫清一郎和他的家庭，說他在這裏很好，軍區優待他，請放心，還說：他們將來總會見面的。他還拍了一張像片寄到去。

他的信是和聶司令舒主任的一起發出的。聶司令舒主任在他們的回信中寫道：

「宣撫清一郎閣下：貴函，以釋浦田好雄為請……，浦田好雄在此安居無恙，所附家書，希以寄其父母……。」

（完）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八日

日兵：『老鄉！幫幫忙！現在我人修一步！晚上再來破壞好了！』

華君武作　志榮刻

「香港動態」

英當局表示保衛，各國僑民去留紛紜。大預算通過，華人負担增重。

（國新社特訊）遠東形勢緊張，香港是緊張圈上的焦點，像過去一樣各國僑民的動態，成為大家注意的中心，本月十五日，美國駐港領事奉命再度勸諭美僑離港返國，（按：在港附近之美僑約二千，約半數為美籍華人）很引起了人心的刺激，英國的婦孺，幾個月前已疏散澳洲了。又日僑是否撤退各方視為時局「寒暑」的指標，二十日駐港日總領事稱：「目前並不考慮及撤僑事宜。」姿日的態度正式宣佈，同時美僑亦傳多不願離港，故最近上形勢大為和緩下來，但港人口一百六十餘萬中，外人不過萬數，其餘均為華僑，這樣衆多的人口，一旦撤退頗為困難，立法局議員華人代表羅文錦氏十九日談話，時局儘可變，華僑即宜離港，至一般攬永留本港者則當服從當局訓令並協助防衛，參加後勤等云：近日國人之間，本頗以此為憂慮，一般富有華人，四顧都非安樂之路，反而更願香港。

在緊張局勢中港府軍事當局，於二十日電中保衛香港的決心，該發言人云：「日本雖會提出保證，但香港之英國軍事當局，並不作聽天由命之舉，現在港已完成一切人力所能，一旦戰事爆發則不肯放棄香港，將利用香港之一切資源以保衛香港，」這是重申遠東英軍總司令普法爾上將於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在港的談話，該談話要點是：「許多人以為香港必一遇攻擊，於數日間或數星期間便被攻陷，此種見解，實屬錯誤，且香港對於英帝國，實具有永久性的價值，此間防軍，於遠東方面發生事變時，負重大責任」。

立法局於二十一日舉行會議，對本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的龐大預算，已予通過，該預算支銷總額共六千二百三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六元，稅收總額共五千四百八十三萬六千元，收支不敷達七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七十六元，這些不足的額數，將舉行增稅及開新稅以補足，即將增收汽油稅酒稅，汽水稅，遺產稅，娛樂稅等，後以該原預算似尚可減少以輕民負担，乃提修正，將稅收預算數酌加高為五千六百七十八萬六千元，支銷預算為六千零六十四萬二千七百一十五元，但不敷數仍達三百八十五萬以上，這三百多萬元，該要用稅收來增補了。港政府的預算，近年逐漸增加，上年度和本年度受歐戰的影響，增加稅目更多，如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度新增收營業稅達九百七十萬元，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的營業稅預算中列為九百三十萬元，實際上的征收結果，必比此數為高。港政府每年稅額實收，都比預算數為大，例如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的稅收總預算數，本是五千零八十六萬一千元，但結果實收六千七百萬元，即多收達一千七百萬元之巨，這多收的盈餘數目，就被保留兩歸庫了，這種保存盈餘的政策，華人代表李子芳氏在立法局會議通過預算前評論：「保存盈餘，實為中古時代所採取之措施，久已被認為不良之財政政策」。港政府之仍採取此種中古時代不良的財政政策者，想必有其原因在，但若干納稅人（絕對多數的中國人）實希望預算數與實收數比較接近，並如此期華人可以減輕稅收負担。

代郵

金多先生：關委有便請來一談，以下午為佳。

胥嵐先生：請賜可靠通訊處。

三臺僑周國強工會：來函無法登出，此告。

鄒旋：尊稿不能登出，乞示通訊處。　編者